

吕国英

千百年来,人们尊牛、敬牛、珍牛、爱牛,不仅举在头顶、立在心间,牵于手上,还绘于画中,请在殿堂。通过为牛写形绘貌、驻画存象,以艺术的形式与途径,表达对牛的特殊情怀,也将牛的文化符号带进艺术美的时空。

古人以牛为题材的艺术创作,与古人的生存、生活密切相关。追根溯源,其滥觞应在远古时代。从遗存的历史痕迹与相关文献观,原始人类出于狩猎、模仿或游戏等动机,牛的形象往往是刻于居住洞穴的石壁、崖岩之上。严格意义上说,兹尚不属于艺术创作。

真正属于艺术创作的牛作品,最早出于三国时期的画家曹弗兴。据文献记载,其有《三牛图》传世。我国早期画家中,有牛作品传世者,还有梁武帝时期的陶弘景,其画《双牛图》,一牛首戴金笼头,被人前牵后赶;一牛悠闲水草边,饮水食草信步悠然,用以谢绝梁武帝请出为官的好意,传为千年趣话。到唐宋以降,以牛入画成为风尚,画牛名家代有辈出,画牛名品时有呈现。比如,唐宋时期的韩滉、戴嵩、李唐、韩干、李迪、祁序、阎次平、元明时期的赵孟頫、郭诒、杨晋、邓姬、戴进、张路,清代时期的石涛、蓝涛、杨晋、高

王满平

闲章里的人生

案边几方篆刻引我联想。其中一方是“明月几时有”,印文出自苏轼的词。这首词是苏轼被贬远离家乡,在一个中秋夜晚写给其弟苏辙的。词中唯美的句子,慷慨激昂,其挥洒自如的写作手法,行云流水般的语言,浪漫奇异的想象,夸张豪放的风格,堪称千古绝唱的经典之作。自宋以来,此词流传至今,吟咏不绝,非独作者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,而是此词理趣与情趣、亲情与大爱,均给后人带来了美学的享受。

古代文人赋诗填词,往往是为官之外的余事,但诗词寓意好,富有哲理,不仅可以开拓胸襟,也可慰藉自己的心灵。亲情是扯不断的风筝线,大爱是心胸豁达乐观的自然体现。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就是苏轼亲情与大爱、乐观与旷达的处世哲学。

这枚印出自现代篆刻大家王福庵,他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,其小篆严谨工整,篆刻上学秦汉、浙皖印派,兼学并蓄,以工稳见长。此印文采用细朱文,十字占据印面大小不一,字与字之间相互兼顾,可谓是宾客满座,左右相照,主待客亲,客不疏主。

还有一方印文是“善人则亲近之,助德行于身心”。说的是修心修行,与人为善的人应多亲近,行善积德利于自己的身心。古人常说: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,同属此理。生活中,所处的环境、所接触的人,从某种程度上讲,是可以影响人的变化。芸芸大千,隐恶扬善,虽不能做到事事行善积德,但也要处富知贫,尽一己之力扶贫济困。多存一颗仁慈的博爱之心,就多了一份善行之路。所谓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。

这方印文由清代篆刻家王玉如所刻。他用满白文入印,文字形方整,以缪篆字体入印,遒劲婉转,雍容华贵。印内笔画起收处多圆笔,粗细一致,绵里藏针,优雅的柔美中多了几分阳刚之气。

还有一方是陈巨来篆刻的“好林泉、都付与闲人”,此句出自南宋张炎《八声甘州》。词中写道:“任燕留鸥住,聊复慰幽情。爱吾庐、点尘难到,好林泉、都付与闲人。”词中的“鸥”代表了自己,“闲人”就是指高人隐士,这也是张炎隐逸生活的情趣。当然,如果真要去寻一方“净土”,做一位真正的隐逸者,还须抛弃内心的一切功利。否则,大谈“隐逸”,只能与“隐逸”貌合神离,沽名钓誉罢了。

第四方印是“有好都能累此生”,出自清朝印人邓石如之手。邓石如虽一生布衣,但以一家艺术之长,开创了皖派。读此印文,首先想到人生在世,活着到底追求什么?这个问题,千人有千般回答,万人有万种答案。不过,对于邓石如来说,纵然一生清贫如洗,唯唯书法篆刻一日不能闲。邓石如活着,好像就是为了书法篆刻艺术而生的。其实,书法篆刻艺术,在真正的爱好者面前,它的实用功能早已消失殆尽,在爱好者的心目中,为了它,可乐此不疲,愿累此一生。

最后一方是王福庵篆刻的“开拓万古之心胸”,此方印文内容直抒胸臆、豪气干云,出自南宋文学家陈亮《甲辰答朱元晦书》:“推倒一世之智勇,开拓万古之心胸。”此二句一扬一抑,抒发了作者远大志向和抱负。陈亮作为南宋一代名臣,多次上书国事,一生主张抗金,恢复大宋之志不灭,曾两次被诬入狱,心境凄苦,这其中,淹没了多少幽愤与愁怨?真是两行清泪忧国民,一片丹心照汗青。读之,着实令人不胜唏嘘。好在“开拓万古之心胸”终成千古之名句,为后代文人之喜爱。

其佩、任伯年。进入近现代,尤其是当代以来,出现了一些牛画立名的画家,比如徐悲鸿、张大千、齐白石、李可染、黄胄、刘奎龄、吴作人……

说牛画,不能不谈《五牛图》,此画由唐代画家韩滉所创作,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,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之一,也是韩滉唯一传世作品,还是现在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绘画。《五牛图》“名副其实”,画中五牛从左至右依次排列,姿态各异。从毛色上看,五头牛中,有三头为黄色,一头为黑白花斑,另一头为黑褐色;从形貌上观,五头牛皆为立图:一头为向左侧身立图,一头为向右摆首半侧身立图,一头为前向正位立图,一头为向左昂首侧身立图,一头为向左俯首侧身立图;从神态上察,一头角系红络、表情庄重,一头投足摆首、情态悠然,一头举目欲行,轻松自在;一头昂首耸肩,如待笃行;一头矮丛搔首、闲步信然。通览整个构图,五牛之间几近等距,除最后一头颈部近处有一低矮树丛外,再无其他景村,因此,每头牛之画面均可独立成章,又有完整统一的视觉感受。据文献记载,这幅《五牛图》一经创作完成即引发收藏追捧。北宋时,曾被收入内府,

王开生

说到拍照,如今手机普及率高,人人皆会时不时地露上两手,尽管水准良莠不齐。从前,老百姓管拍照统称照相,得用照相机才算正式。摄影,则属艺术范畴。我的拍照技术,最初是在上高中时学会的。

20世纪70年代,照相机在家庭中尚属小众的奢侈品,一般人家少有。人们逢年过节、家有大事喜事,或郊游赏花有拍照的需求,首选去国营照相馆,那时常去的青岛照相馆,有街里的天真、万年青,四方区的红艺、四方。有一年夏天,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逛中山路,碰巧遇到她许久未见的表弟和表弟新谈的对象,他们不由分说,拉着我们拐进了身后的万年青照相馆,拍了一张“急就章”的照片。这幅合影,成为我家诸多照片中,最有戏剧性也最莫名其妙的一张。那些年中山公园樱花盛开之季,国营照相馆照例会在公园樱花树下设置多个拍照点,左邻右舍几乎家家都有几张出自老照相馆的留影。另一个拍照的渠道,是去照相馆或经营摄影器材的商店里租借照相机,那时得按小时收费,并留取相关证件和押金。

我们是唱着“八十年代新一辈”成长起来的一代人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上高中,同学中几个脾性合得来的,结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,组合中有两位女生,四五位男生。每逢暑期或节假日,六七人会结伴外出郊游,栈桥、中山公园、八大关、太清宫、北九水、华楼山,能想到的好玩的地方,山高路远也去。作为班里的文娱委员,通常租借照相机和拍照的活儿由我包办。在市内游玩选择的相机租借地,多是位于莱阳路33号的一家小型照相馆,离前海景点近,图个借还方便。照相机的式样,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上海产海鹰120型,操作简单,一学即

安武林

在中原的一座小城,中午吃饭的时候,桌子上的一道菜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墨绿色的蒸菜,拌了面,挂挂了一层霜似的、细细的长条,像刚刚冒出来的柳树细叶一样。

会不会是面条菜?小时候麦地里长的那种面条菜。面条菜学名叫麦瓶草,也是一种中药材。那个时候,我们并不知道它叫面条菜,更不知道它叫麦瓶草。许许多多的植物,也是近些年才感兴趣,千方百计搜集它们的资料。尤其是那些儿时熟悉的、叫不上名的花花草草,更是迫切地想知道它们的名字,好像相处了多年的朋友,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一样歉然。

我用手指着那盘菜问道:“这是什么菜呀?”

坐在对面的小王,看样子是80、90后青年,他的脸儿一红,轻轻笑了一下,但没有回应。我觉得他应该知道这道菜,所以又问了一声。一桌的人,没有人知道。

小王又是一笑,这一次笑出声来了。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“扫帚苗。”

我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终于理解小王为什么要笑了,他的笑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,扫帚苗属于司空见惯的野菜,用它接待我们有点廉价、不上档次。第二层意思,扫帚苗长大后可以做扫帚用,而扫帚是扫垃圾用的。在饭桌上谈论它,实在不雅。

我可不管这些,我觉得太亲切了。像我这种从乡下走出来的人,对土地上的一切都怀有深厚的情感。就像鱼儿遇见水一样。在我骨子深处,总有一种情结生机盎然,郁郁葱葱。我觉得我本身就是一株野草,遇到土地上的一切植物便有一种回家的感觉,

宋徽宗亲自题词签字。宋遭元灭之后,这幅画被书画大家赵孟頫收藏,其如获至宝,留下了“神气磊落、希世明笔”的题跋。至清代时,《五牛图》被征召入宫,成为乾隆皇帝的珍爱之宝。清朝末年,该画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这件稀世珍宝落入外国人之手。20世纪50年代初,《五牛图》出现在香港拍卖行,底价标注10万港元。遵照周恩来总理“不惜代价,抢救国宝”的电报指示,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机智、高效、出色的运作下,这幅画得以及时撤拍,并以意想不到的6万港元低价购回,连夜转送北京。如今,《五牛图》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《五牛图》被称为“镇国之宝”,因为其已不是一幅画,而是一段历史、一种象征、一介载体,这段历史是盛唐的见证、审美的象征、文化与艺术的载体。

从古至今,历代画家为牛立象存画,或以牛造像,或以牛写景,或以牛叙事,或以牛寄情,或以牛喻意,或以牛铭志。像韩滉的《五牛图》、戴嵩的《斗牛图》、张录成的《百牛图》等,就属典型的为牛写真、造像;牛者,大物也,或闲庭信步、悠然自得,或霜天竞走、

照相那些事儿

会。120型照相机,要配上120的胶卷才能使用。最初练手时,主要选择黑白胶卷,一卷能拍16张,价格也便宜。从莱阳路出来,鲁迅公园近在咫尺。海边礁石、岬角凉亭、水族馆门前的石梯上,咔嚓咔嚓间,留下了一张张年轻欢快的笑脸。

第一海水浴场是必去的打卡地。那时候,高高的钟表楼还在,童话世界般的更衣室也在,后来又新添了海豚的大型雕塑,我的镜头里,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已经消失的场景。八大关,最适宜郊游后野餐。找块绿草地,取出罐头、红肠、汽水、面包,摆满一地。那时候,八大关的游人还不多,极幽静。每次的游玩,乘兴而来,兴尽才归。

胶卷拍完了,冲洗照片是重头戏。送去照相馆当然最省事儿,但那年月学生兜里并没有几个闲铜子。伟人说得好: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我的老邻居恰好四方照相馆工作,精通此道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我在他家里取了真经,按图索骥买回了显影粉、定影粉和相纸等必需品,又向老邻居借来剪裁相纸的铡刀和发红色光的台灯,以我家的吊铺为暗房,摸索着,悄悄地干了工。

术业有专攻。冲洗照片是个技术活,初学乍练交点学费自然免不了。为了看下一卷相纸什么样,忘记了师傅的叮嘱,结果一卷相纸全部曝了光,成为废品,真是心疼。吊铺上空间狭窄,夏天尤其闷热难耐,我和同学俩人蜷着身子,挥汗作业。好在后来渐渐上了手,有了经验,当第一张照片在简陋的暗房露出端倪时,高兴劲自不必说,那份成就感,不啻获得一项重大科研成果。我们不少老同学手里,至今保存着那时的一些手洗老照片,尽管影像像是黑白的,剪裁也不规整,却弥足珍贵。

扫帚苗

那是一条通向村庄的路,别人不能察觉,而我却欢欣鼓舞。我想,所谓的精神便是这种感觉吧。

我夹起一大块,蘸点蒜泥,塞进嘴里。嗨,棒极了。很柔韧,耐嚼,还有点滑腻的感觉。我惊讶了,这么好吃的东西,年过半百了才第一次品尝到。小时候,我根本不知道扫帚苗能吃。而且,在我们乡下,用扫帚苗做扫帚的人极少。我们家用的扫帚都是竹条做的,大大的、沉甸甸的竹条扫帚,只有爷爷一个人能舞动。他的胳膊像树一样粗壮,拳头像碗口那么大。他略一弯腰,双腿岔开,在地上每扫一下,院子里都会想起刺耳的、嘹亮的“哗啦”声。在我的眼里,扫帚就像是爷爷的兵器一样,他简直就像鲁智深,在挥动自己的禅刀。若是父亲扫院子,那把扫帚会把他累得气喘,大口大口喘气,而母亲和奶奶,扫一下,都得歇半天。

我见到过同学的母亲,用扫帚苗做的扫帚扫院子。同学的母亲个子矮小,抱着园葫芦一样的扫帚扫院子,很轻便。比起我们家的竹扫帚,扫帚苗做的扫帚犹如棉花一样轻柔。若用兵器比喻,竹条做的扫帚像一挺重机枪,扫帚苗做的扫帚只能算一支卡宾枪。

但我还是不明白,扫帚苗是一种什么东西。在捆束得紧紧的枝条中间,有一些干枯的红叶夹杂其中。后来,我去别人的家里,看见一棵扫帚苗,嫩绿的叶子,细长的形状,只有柳树叶子的三分之一。只是那种绿好像女孩子的笑意一样,给人的感觉总是欢快的。上面细细的绒毛,像蒙着细纱、细雾,如梦似幻。这种植物,颇有点小家碧

以抵称王,或任由天性、浑然天地。像赵孟頫《寿春令留棣图》就是典型的以牛叙事:寿春令上任时驾黄牛,离任时留一犊(黄牛所生)。像石涛的《对牛弹琴》就是以牛寄情:“世上琴声尽说假,不如此牛听得真。”知音难遇有寄托,牛声一呼真妙解。像陶弘景的《双牛图》,就是以牛铭志:宁愿乡野悠闲百姓,岂愿朝廷“带笼”为官。像周臣的《宁戚饭牛图》、张路的《老子骑牛图》,是为以牛叙事;宁戚叩角而歌“觅”知己,老子沐紫驾牛走西域。像李可染的许多《牧牛图》,大都为以牛写景:孺子卧大物,田园醉牧笛……

历代画家名家,为牛留下了诸多艺术形象,《中国牛文化千字文·驻画存象篇》将艺术史上风格画牛大家作了梳理,转述如下——

史乱着绘卷/近以丹青离/韩滉描娴熟/线粗间彰肌/戴嵩藏学技/泼表犟括成/次平妙能工/僻壤赏闲趣/郭诒恣情挥/潇洒寻意趣/苦瓜遇知音/画境吐心秘/悲鸿童犊引/淡墨喜甜蜜/吴公净奔耗/绝尘逐湛澈

以牛入画,代有笔墨,时出名作,是牛之造化所示物,为人之审美所呈象,承载着牛精神的喻示与象征,也寓意着牛文化的光大与传承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一种被称为傻瓜相机的全自动产品风靡一时,我小姨在外贸工作,托她买了一架富士牌的、小巧玲珑,用了好几年。后来照相机的品类越来越多,可谓眼花缭乱。我趁短暂在京工作期间,攒钱购买了一台佳能新纪元变焦自动照相机,款式新颖时尚,手感也好,当然价格也靓,花去了近2000元工资。这款相机伴随我走遍祖国大好河山,从张家界、岳阳楼、黄鹤楼、滕王阁,到徽州、婺源、楠溪江、富春江,再到黄山、庐山、衡山、井冈山,前后近二十年光景,立下汗马功劳。如今,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。每当看到它,人生中的一段段闪亮的日子,像照相机里的胶片一样,划过脑际,永刻心间。

年轻时,我喜欢给别人照相,也乐意别人给我拍照。如今回想起来,却留有遗憾。我自小跟随爷爷奶奶长大,是爷爷最亲的孙辈。老人家去世那年,是1982年的春节,我才15岁。受当时家庭条件所限,没有机会也没去想和爷爷照一张合影,如今已成为不可弥补的伤痛。年岁久了,爷爷的样子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模糊,模糊到只记得他的大概轮廓。每至此时,我都幻想,若有一张和他的合照,该多好!

父亲节那天,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组九宫格照片,是女儿每个成长阶段和我的合影,反响强烈,朋友们夸我是有心人。自女儿出生以来,我每年都会拍几组与她的合影照片,冲洗出来,收到影集中,时不时拿出来端详一番。遇到有故事的合影,不由得会从影集中单独抽出来,细细品味,默默回忆,每有所思。有好几次,望着年轻时的自己和稚嫩可爱的女儿,刹那间,泪眼婆娑了起来。

玉的感觉。它和所有的植物都不太像,好像比别的植物出身娇贵一点。我终于搞明白了,扫帚苗的学名叫地肤,它的种子叫地肤子,有除湿热的功效。秋天以后,地肤嫩绿的颜色会逐渐变红,红得细腻,像嘴唇一样的颜色。自从窗外长出一株地肤之后,我就怀着极大的热情,密切地关注它的成长过程。起初,它冒芽的时候,我并没有认出它来。在一片茂密的地雷花的旁边,它弱不禁风的样子,差点让我把它当成一棵不知名的野草。如果不是我对植物抱有强烈的探究之心,恐怕它早就被我给除掉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,它长出了黄黄的叶子。所有的地肤都有此特征,还是它是个例外?它开始分叉的时候,我认出它了,但我有几分担心,它发亮的黄色叶子,几乎占了三分之一,难道它要干枯吗?我担忧、怜悯,唯恐它会半路夭折。后来,那些发黄的叶子逐渐开始变绿,当它超过150厘米的时候,那黄色的叶子依然醒目,好像是满头黑发的人长出了一片白发一样。我暗暗发笑,每次看到它的样子,总是忍俊不禁。

中午的那顿饭,吃得格外爽快。可口的食物,总是让人心情愉快。第二天,我依然提出要吃蒸扫帚苗,但令我失望的是,不知道是面少了,还是扫帚苗有点老了,口感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前一天。

窗外的地肤,好像在表演舞蹈,枝枝杈杈都在充分舒展。也许,它感受到了我的关注和期待。我不由地想到了另一个问题,也许,当一个人对植物产生一种爱意的時候,植物便会最大限度地向你展示出它的种种可爱。



西津渡古街

镇江西津渡古街,可谓历史悠久,从六朝开始,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革旧创新,经久不衰。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两层小楼,多为砖木结构,带有飞檐的屋顶,刻有雕花的门饰、窗栏,随处可见历朝历代的历史踪迹,诉说着它们一代又一代主人的故事。

长约一公里的街上,有各式店铺一百五十多家,林林总总,不少店铺打着“镇江三怪”的招牌。所谓三怪是:香醋摆不坏,面锅里煮锅盖,肴肉不当菜。这些店铺卖锅盖面的多一些;卖肴肉的也有几家;卖香醋的,恒顺醋坊有雄据一方的意思。除此之外,还有卖糖球的、卖陶笛的……初来乍到,还真有点目不暇接。

恒顺醋坊算是名气较大的一家,创始于1804年,将近220年的历史了。镇江三怪,头一怪就是“香醋摆不坏”。说的是镇江香醋和酒一样,存放的时间越久,口味越香醇。说起来,我对恒顺香醋还情有独钟呢,平常我吃的拌凉菜,蘸蒜泥吃饺子,用的都是恒顺香醋,特别喜好这一口;只有炒菜用青岛当地的醋。应该是酒香不怕巷子深,香醋何嫌路途远吧。

西津渡古街上,人气比较旺的还有一家叫“李嫂锅盖面”的店铺。门面醒目,“李嫂锅盖面”的招牌旗在微风中飘拂着,音响反复不断地播放着:“李嫂锅盖面,中央电视台四次播放……”店铺前,当街上站着李嫂的老公,身穿大唐装,右手举着一块方巾,不停转动着,像是东北“二人转”表演的那样,嘴里反复吆喝着:“李嫂锅盖面……”那股子吸引力,让人们走到这里,忍不住要驻足看上一会儿。

我还真过去瞅了瞅,铺子里临街放置一口大锅,煮着面,热气腾腾,沸腾的面汤里漂着一只小一点的锅盖。我问过当地人:“放那只锅盖干啥,是要那只木锅盖的味道吗?”那人告诉我:“不是要那木锅盖的味道,是那木锅盖压住了大部分沸腾的面汤,煮出来的面吃头不一样。”这是镇江人的独创,在山东、河南等吃面的地方都没见过。传说,当年乾隆下江南时在镇江吃过“张嫂子伙面”,也就是现在的锅盖面,吃过后连声称赞“喷香爽口”。我还真在这家“李嫂锅盖面”店铺里面吃了一碗,面条软硬恰好,有韧性,带有佐料的面汤也好喝。

街上一家捏泥塑的小店,也引起我的兴趣,我与老艺人攀谈了几句,我问他,他捏出的这个作品要卖多少钱?他说,这个不好说,捏出来后还要上釉、烧制,烧制出来之后,才能说出价钱。看上去是个小玩意,还要好几道工序呢,创作个作品也不容易啊。事后才知道,我与其攀谈的那位老手艺人,是颇有名气的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。

西津渡,从三国时期开始,就是著名的长江渡口。西津渡是一个重要渡口,江南江北往来贸易的货物、商人,以及官员、文人墨客都要从这儿路过,民居、商铺、文化宗教场所随之逐步建立起来。因港市兴,镇江自唐代以来,成为江南通往江北的漕运重镇,连通西津渡口的这条街,也就逐步演变为镇江最繁华热闹、具有历史文化气息的一条街。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有诗句:“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。”就是对镇江(京口)与扬州(瓜洲)、南京(钟山)之间的地理交通和人员往来的生动写照。西津渡古街上,接近原渡口的地方有一处“待渡亭”,就是当时人们迎来送往、等待渡船时歇息的地方,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在“待渡亭”停留。李白、孟浩然、苏轼等文人墨客都曾在此候船,或由对岸过来在此登陆。从我住的客栈,也就是这条街的东头走过来,快到这条街的西头,正好可以在“待渡亭”坐着休息一下。我环视着,像端详一位偌大年纪的老人,黛瓦飞檐彰显着古代建筑的艺术。眼前浮现出那些文人墨客,悠闲地坐在亭间,摇着羽扇,谈笑风生。空间还是这个空间,时光却穿越了千年……追古惜今,时代在发展,文明在进步,先人留下的灿烂文化,正由后人发扬光大,开创着美好的明天。